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八

史 正史各門總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

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絶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

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並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

輩陳宗尹敏孟冀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
祕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珍
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紀及三
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
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
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
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
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

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鼂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本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録者其名起於蕭梁

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閲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録曰凡史官紀事所因者例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

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歴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録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頼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别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録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歴非二者

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釐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畧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於六藝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

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晝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有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右正史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絶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

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

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
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
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
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
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别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益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
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
志梁有皇帝實録唐貞觀中作高祖實録自是訖皇

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録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唐志實録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劉知幾以下不著録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録即是倣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録一門隋史以實録附雜史宋志以實録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右編年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録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宫中為女史之

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録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注同蓋周時内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别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别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歷兼言動

而成之淳化以來卷備其書唐録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註令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歷祕在有司不列於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録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温彦博以下不著録十一家二百二十

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官制中起居郎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實録日歷俱入編年今除實録入編年外以日歷附於起居注

右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鼂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

例起黄帝迄於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没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靳蒯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駰為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遊

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内凋敝反不若文景尚黄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黄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羣臣一言忤旨輙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

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巳於禍故曰士貧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駰集註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

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録亡書張晏曰遷没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日者龜筴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説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踈

畧禮樂書幐荀子禮論河閒王樂紀傳靳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裴駰即注三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駰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

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爲多故其用意遠揚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　秦始皇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録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

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

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之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䟽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䟽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

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

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絶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没諸子百家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

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黄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

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閒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言乃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

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俱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獲麟止是史記二千四百

一十三年之書年數張守節說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卷

鼂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瘐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

其賛多微文頗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揚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固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

兆顔師古註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
固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
不録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
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髙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
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
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
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
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

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己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顔監為左班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黄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閒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早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

矣春秋蓋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

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强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厠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髙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

也後世衆史脩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鈴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絶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

紀之外别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决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褒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譔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顔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顔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顔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説縱有措辭易説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録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顔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

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
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
然有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
板内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
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顔自注敘例云至於常用可
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
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　志三十卷

鼂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玄等作註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竒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

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略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註𦂳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别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去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𦂳撰

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録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考班固亦不過綴輯所

開爲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説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氏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

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鼂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

傳吴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補注博

採羣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

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

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

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髠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廙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敘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

為率略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已任者豐祐閒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袞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閒吳興鄭知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

少文義縁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脩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略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髠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

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髙祖以下
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
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
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
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
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
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
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

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於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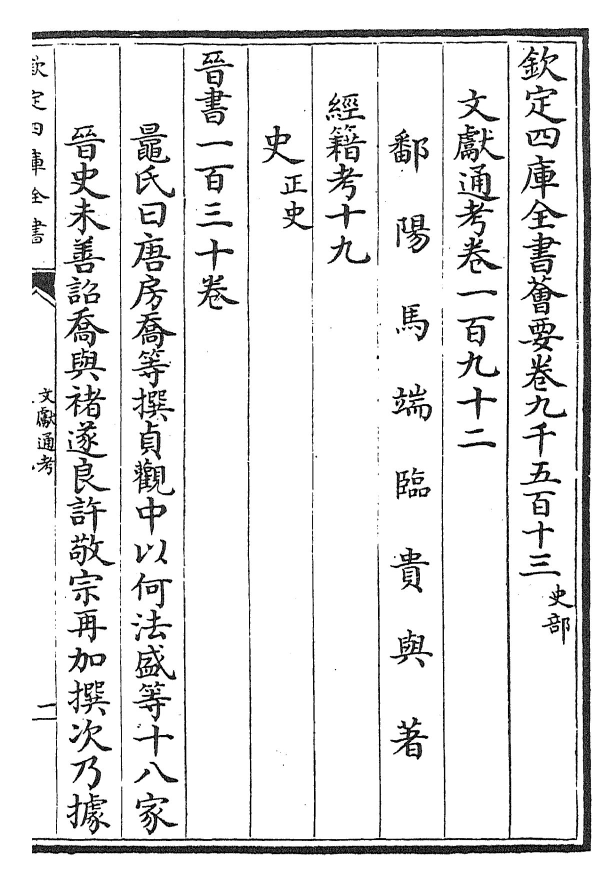
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

九卷別爲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

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右正史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十三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九

史 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鼂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

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

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鮮卑割據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歷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

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録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顔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顔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

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鼂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為是書以何承天書為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為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劭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嘉祐中以

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缺始詔館職讐校
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
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
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
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
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
四年井憲孟為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
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

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計十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寳生所撰至徐爰勒為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録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三年獨缺到彦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擬以班馬史體未足為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

矣

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令世所傳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駮

水心葉氏曰遷固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緝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

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考見始末當使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鼂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户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

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孫本傳稱六十卷

南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非材固不可强而有邪

梁書五十六卷

鼂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

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

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以字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

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

論載每一篇成輙上之未訖而值察且死屬思廉

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以罕傳

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炅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為二史以卒父業

南豐曾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

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跡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録列傳名氏多闕

謬因别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

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沒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官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甚能平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録飾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陽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

文随條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静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然收諂於齊氏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鼂氏曰北齊魏收傳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

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跡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没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絶胤嗣死逢剖斵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顔之推等别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為編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上之時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前後訴者百有餘人衆口喧然號為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訴辭遂不復論令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

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叙事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為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例目録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静帝稱傳矯正收繪之失收

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諱皇帝名書太子名收諱太武獻文之弑使同善終天年澹顯書之以懲逆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亡闕今纔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二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齊書五十卷

鼂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鼂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虯隋牛弘各有撰次率多牴牾貞觀中德

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
秉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
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録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
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
及諸臣論譔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
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

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鼂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

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淳風獨作

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

號五代志

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

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

求典故實跡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

於絶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

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

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顔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

鼂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

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

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

遯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略穢辭過本書遠甚然好述

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

司馬光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韋述撰初吳競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刋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

唐書二百卷

鼂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

成爲帝紀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畧不均校之實録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其甚至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嘉祐中曽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卷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

永叔學春秋每務襃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實之歎焉

陳氏曰初慶歷中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別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為紀志祁為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增秩訓詞劉敞原父所行最為古雅曰古之為國者

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校讎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

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
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
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没也遂於紀傳各
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令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
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
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本紀用
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
字多竒澀殆類虬户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

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温公通鑑多據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敵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為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

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非所宜云

高氏緯略曰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采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

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令其家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

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競〻傳具藁不知其

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歐陽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永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

子監刊行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濮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世訓然不為韓瞠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
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
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
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
吕夷簡等撰初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
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五年詔夷簡宋綬

劉筠陳堯佐王居正李淑黄鑑謝絳馮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曽監修曽罷夷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餘傳比之三朝實録增者大半事覈文贍襃貶得宜百世之所考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監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彦若曽肇賜銀絹有差蘇頌黄履林希蔡卞劉

奉世以他職罷去吳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錫賚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録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修國史院修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同上淳熙五年同修史李燾言修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以

近限七年十月修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

至十三年修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内修成列

傳今已書成十二月與會要同進蓋首尾三十年

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

紀成乾道初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館遷易

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

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淳熙初志成燾之力為多

名修列傳垂成而壽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覿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稹朱勔种師道何㮚劉延慶聶昌譚世勣等列傳覿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辥澤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為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為一書而不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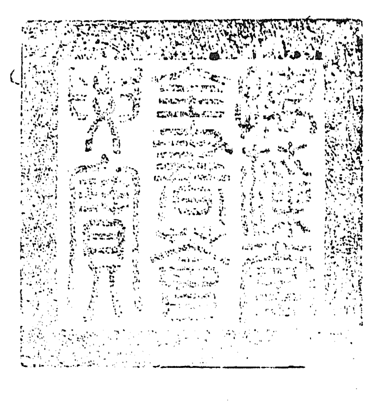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

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輙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成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

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書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輙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

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才歸即
去國尤衮以高宗皇帝實録為辭請權罷史院於
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曽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夏大昺